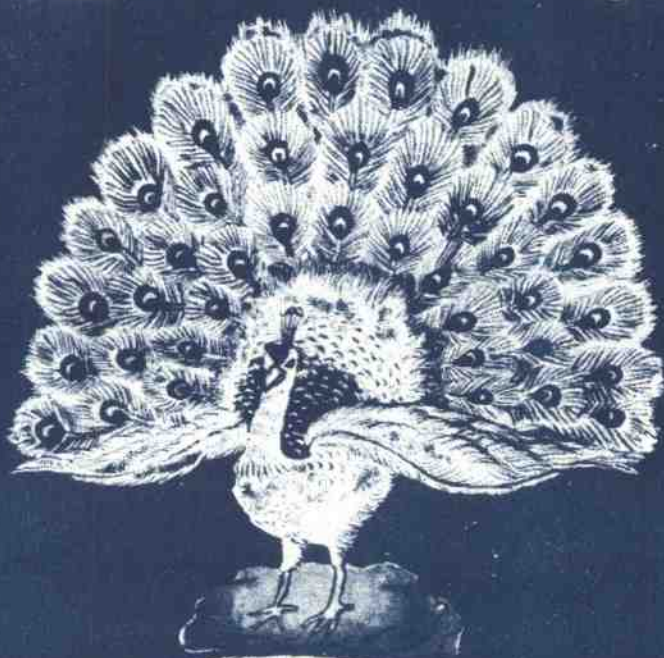


繡像小說



第七拾期

128072/0/07

繡像小說第七十號目錄

世界進化史

惺菴

第十八回 繡像

市聲

姬文

閱電報頓驚怯膽客

第二十三回 繡像

借銀子甘負熱心人

大資本加捐大頭銜

第十九回 繡像

假性情暗換假官照

花柳病羞稱齷齪官

汗漫游

英國司威夫脫

竹槓詞徧播中西報

第三十四回

活地獄

繭叟

俯清波羞覘醜態

第四十回 繡像

獻奇計幸遇佳賓

製出新刑鄉紳助虐

第三十五回

飛來橫禍捕役栽贓

隻身倒地幾被生埋

學究新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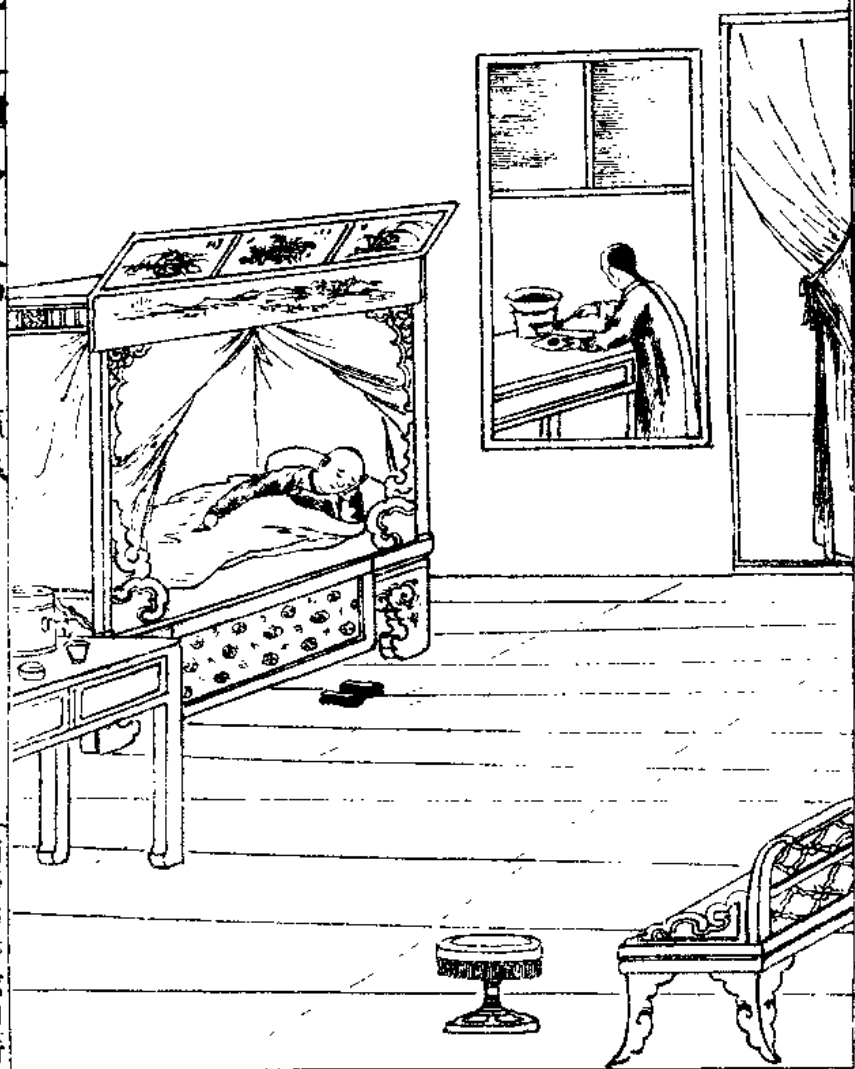
吳蒙

單舸飄洋未逢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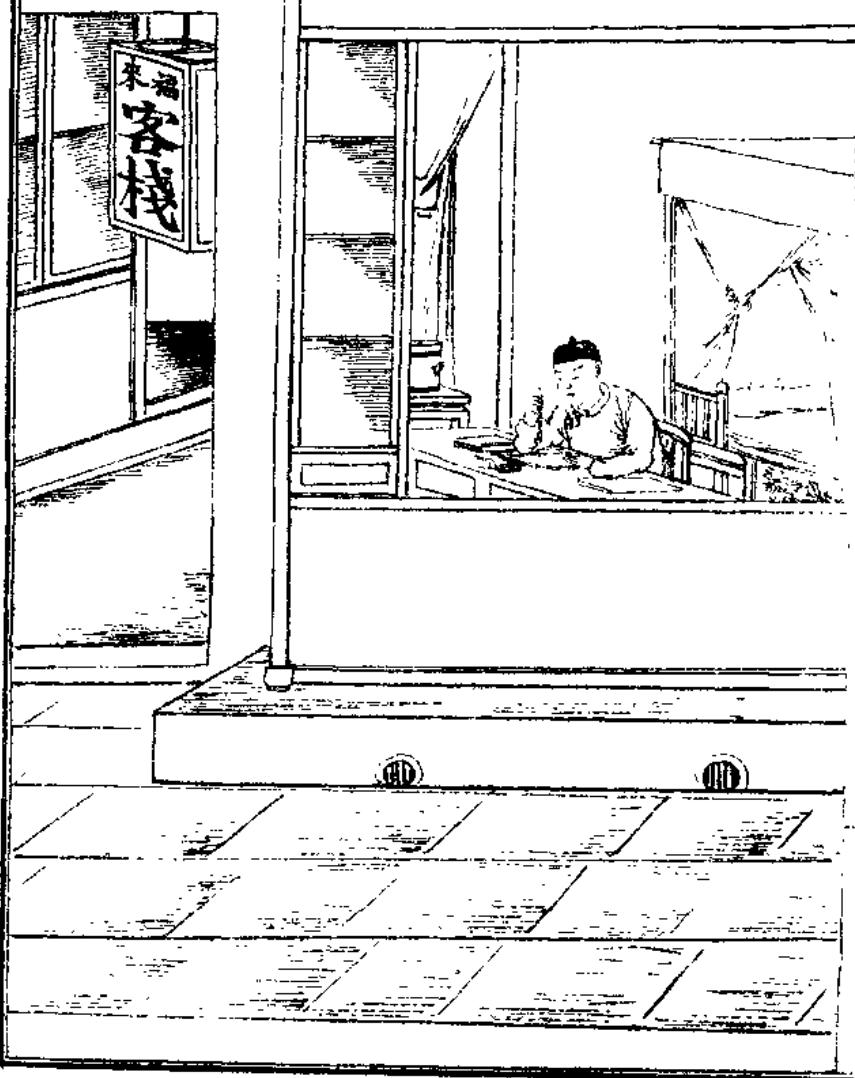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三回 繡像

山家奇遇

花柳病羞稱離官
凝



竹槓 詞通 播中 西報



世界進化史

第七十期

第十八回

花柳病羞稱齷齪官

竹槓詞偏播中西報

惺 菴

却說韋百功那日一段高興。渡江去找張伯瑞。偏偏伯瑞一夜不歸。這時心中十分懊惱。真是興盡而返。當時帶了家人。仍到龍王廟碼頭。好容易登了舟。霎時已回武昌。一路沒興。晚間吟着小詩遺興。無非訪友不遇的意思。也就睡了。次日早上。約十點鐘光景。家人進來說。那位張師爺。從漢口特來回拜。手中送上名片。百功點頭道。請他進來。少停。伯瑞踱進書房。這時秋涼天氣。伯瑞一身雪灰色羅紡長衫。鐵線紗夾馬褂。牙骨摺扇。鼻上高架金絲眼鏡。却也丰致翩翩。望而知爲風流名士。當下二人一揖相見。伯瑞先說。昨日失迎。百功連稱不敢。寒暄後談些時事。百功倒不好意思問起他昨天家人所說一夜沒回的話。伯瑞談吐雋妙。口若懸河。正在談得津津有味的時候。忽然見家人拿了一箇帖子來。却是知單請喫飯的。百功走過桌邊。取筆寫上箇知字。伯瑞沒事。閒看案頭詩箋。見那箋上題着一首七絕。並無題目。隨手把來看着念道。

觚稜夢落楚江脣。琴劍知交感夙因。逝水無情黃鶴去。萬花如海一閒身。

伯瑞暗暗尋味了一回。知道他的意思。要從這訪友上發洩起來。隨卽放在案頭。百功笑道。今天李孝帥那邊一班朋友。又要聚起什麼東坡會來了。伯瑞道。百翁雅興不淺。就是這首佳作。寓意很深哩。百功道。真正笑話。這歪詩也被伯翁看見。還成事體嗎。伯瑞道。百翁才華。何減當今裴度。但是守定萬花如海。一閒身的主意。豈不冷落煞人。百功笑而不答。伯瑞又問道。百翁這兩天喝酒麼。百功搖頭道。現正戒酒。伯瑞道。不作醉鄉侯。必是司花尉。不然。閒身何處着他呢。百功大笑。問道。伯翁的玉笑珠香集。許久不拜讀了。又添多少新詩呢。伯瑞道。雕蟲小技。算得什麼。不過聊遣情懷。不肯辜負一二韻人韻事罷了。近來做無題詩三十首。還下得去。當着伯翁的面前。真是小巫見大巫。百功道。我們知己交。斷不可這般客氣。伯翁佳作。必須賜教。伯瑞道。既然百翁有興。入了我們的吟香社罷。百功道。妙極。這吟香名目甚好。是那位開的這社。伯瑞道。我們同事有箇南京華佩實。別號吹萬先生。他的詩古文詞。是沒話說了。加上篆隸鐵筆。件件精工。人也灑落得極。最喜頑耍。當得起花叢的盟主哩。他與弟很知己的。開社那天。可巧有上海來了一箇名妓。住在醉春樓。後來這吟香社就借座他那裏花叢裏聚集。十天一舉。美人名士。也算漢皋一段佳話了。百功道。弟怕的是金谷之罰。擔當不來。伯瑞

道。這又太客氣了。百功道。這社那一天再集。伯瑞道。明天百翁。今天恰好有約。明天是斷不可再允。他友望駕早臨。一光敝社。百功道。弟附驥罷了。那時枯腸禿筆。還要伯翁指點哩。伯瑞笑道。百翁總太客氣。若到敝社。要請爽直些。百功也笑了。伯瑞起身辭去。道。今天伯翁有事。不敢耽擱。明天請早些。踱出書房。百功送客。伯瑞又叮囑一番而別。當日百功到督轅裏去敷衍過了那一局。專待明日。端整往吟香社去。這韋百功是有名士合執。袴兩種習氣的。凡百事情大意不過。就是飲食起居上種種闌珊。凌亂糊塗。到得極處。喫飯時。菜碗動不動亂翻。魚肉骨頭狼籍滿桌。飯是從沒喫完的。總要剩些。著衣時。鈕子上下亂扣。衣摺皺紋就如王石谷的山。水直皺橫剝。無奇不有。汗斑油迹到處都是。牀鋪更不必說。家人時常叫苦。剛剛理清。便又翻亂。身上肌膚自出。娘胎從沒見過。水垢膩足足有寸把厚哩。却有一樣過人之處。他那筆頭心思。極不糊塗。動起筆來。件件出色。銀錢出入。鈎稽設法也極精明。因此爲官幕中出色的人材。柳道臺極器重他。又關世誼。時常想提拔他。有機會開他保舉。或助他捐納。閒話休題。却說韋百功既允了張伯瑞到吟香社去頑窩子。少不得要比平時畧畧修飾起來。看官要知此公是沒有頑過窩子的。和尚拜丈母第一遭。自然有這一番打算。次日飯後。仍帶了家

人渡江。這時不往江漢關道衙門。一直到黃陂街灣轉。尋着醉春樓。其時尙早。張伯瑞却已先到。引他見了韻芳姑娘。縹緲自不必說。這時縱談片刻。社友陸續來到。百功大半都不認識。全虧張伯瑞一一通了姓名。各友聽百功議論。知是柳道臺得意幕友。自然恭維他。天色已黑。擺起酒來。照例猜拳行令。又特在席間各做了兩首賞秋詩。彼此歎賞不虛了。吟香社的名目。各社友詩稿歸張伯瑞收貯。從此百功常常在醉春樓走動。被那姑娘耗去了他一百多兩銀子。已是煩得膩煩。想着不如乘此機會。運動柳年伯捐箇知府。往京裏頑耍一番。設法在軍機處陸年伯徐老師那裏鑽營放缺。弄得銀子到手。即可逍遙度日。主意已定。却說柳仲遠這時已覺得百功有冶游情迹。深怕他兒女情長。英雄氣短。消耗這穎異才華。是我辜負老友之託。因此常勸百功出山。也是他念舊憐才的厚意。總算難得了。那天適值重陽佳節。仲遠無事。在花廳設宴。叫他兩箇兒子。一位姪兒陪飲。着人請了韋百功入來談心。真是以家人骨肉相待的意思。百功也很感激。談到時事。百功直抒所見。這時仲遠已被酒不勝贊歎道。世兄才能。老夫很佩服。爲什麼不出山呢。百功改容道。承老伯獎勵。自問生平所願。改良吏治。整頓新法。百里之宰。只怕不得勝任。然而府道以上。那裏有這樣鉅款捐納呢。仲遠道。世兄他

日。自是方面之才。果然有意。老夫願量力扶助。恰好這時海防開捐。不是機會麼。百功就作揖謝了。當晚無話。一月以後。仲遠果然助他五千金。捐了箇知府。百功收拾入都。預備引見。到了上海。少不得又有舊友招呼。在長三堂子裏逛逛。然因做官念切。不敢留戀。百功本有一位親戚。姓萬名懋宣。號子績。他父親在上海開設洋行。百功在武漢就館時。不甚來往。這番百功已捐知府。進京引見。又道經上海。自然互相酬應。非常親熱。百功兒子績豪富。也願傾心結納。天天一品香。迎春坊。異常有趣。百功雖得柳仲遠的幫助。捐得知府。尚不滿意。正想過道班。但只愁沒錢。因轉上萬子績的念頭。乘花酒熱鬧時。提起這話。子績滿口答應。次日即就拿出五千銀子。交給百功。子績還有一箇兄弟。號子留。人品極下。喜逛野雞。子績父親去世。兄弟分家。他得了二十多萬銀子。手頭極寬。百功打聽確實。同他訂交。但瞞過子績一面。天天在大興里長裕里中間。鬧得落花流水。只因進京期促。不便耽擱。擇定日子。恩恩北上。一路無話。到京後。料理引見拜門等事。忙碌多天。忽然發病。杜門謝客。一般朋友。莫解其故。忽有一人。猛然闖了進來。百功驚異變色。細認時。原來是四明周松濤。這人經商在京。百功借他銀子。天天同他逛相公。逛窯子。那是相熟得很。松濤大叫道。百翁煞是作怪。幾日不曾出門。在這裏

做的什麼事。百功未及回言。松濤皺眉作噁道。這是什麼氣味。百翁你也太齷齪了。既然有病何不叫家人們收拾收拾。百功連道。幾箇是并將打算說的話也不說了。松濤大疑把眼上下看了百功。也不則聲。百功不好意思。叫家人拿水煙袋來自己捏了。鼻煙瓶相陪。松濤看百功衣上斑點甚多。像膿水血迹的樣子。手腕以下。纍纍珠綻。全是膿裏瘡。不覺嘔噁難當。只得說。今天有事不吸煙了。明後天貴恙愈了。我們暢談罷。百功深抱不安。只道得恕送二字。仍向榻上躺下。了一想不好。患了這病。淹留在京。終非久計。不若趕早出都。主意已定。也不向各處辭行。逕自回南了。這且不表。却說張伯瑞自從漢口合章百功同游一月有餘。二人水乳投契。自不必說。忽然重陽節後。百功不到醉春樓。別處也不見踪跡。知有緣故。打聽得柳仲遠幫他捐了知府。不覺暗道。韋百功運氣直好。到這步田地。真也算難得的了。那時就要候他。無奈忽感風寒。困頓數日。等到病好。自往武昌道署候韋百功。門上回言。韋老爺已進京了。只得怏怏而回。不數日。關道調任。張伯瑞館地脫空了。好容易經同人轉薦到上海招商局辦文案。後又經辭出。賦閒數月。得了經緯書局編書的館地。一天看報。見補用道韋度分發江蘇。仔細打聽。纔知他得了電報局的差。不覺大喜。想舊友重逢。必有一番佳遇了。過了數日。

特專誠去拜他。家人回言大人有事。不能見客。請明天十點鐘來。一連三次。總推托不見。伯瑞暗罵這人混帳。我不過想敘敘舊誼。並非合他牽纏。何至如此待我。不覺恨極。因此逢人輒道。即有人對伯瑞說。這韋道臺劣迹如何。如何竟可以舉出數十款。伯瑞想報韋百功不見的恨。遂款記牢。自己填成西江詞二首。意欲登報。宣揚百功的惡名。恰好有同時友人吳文豪。表字伯典。張容萬。表字象通。也合韋百功有些瓜葛。喫過他苦頭的。一力贊成。張象通深通西文。創議道。我們將伯翁的詞。叫人抄作兩份。一份送中國報。登載一份。交給我翻成西文。登了西報。叫外國人也知他的劣迹。方足以出我們的氣。伯瑞連聲稱妙。果然依計而行。過了數日。忽然張象通走進伯瑞的房來。笑嘻嘻道。好消息來了。伯翁尚不曉得麼。伯瑞連問如何。叫做好消息。不知究竟。張象通說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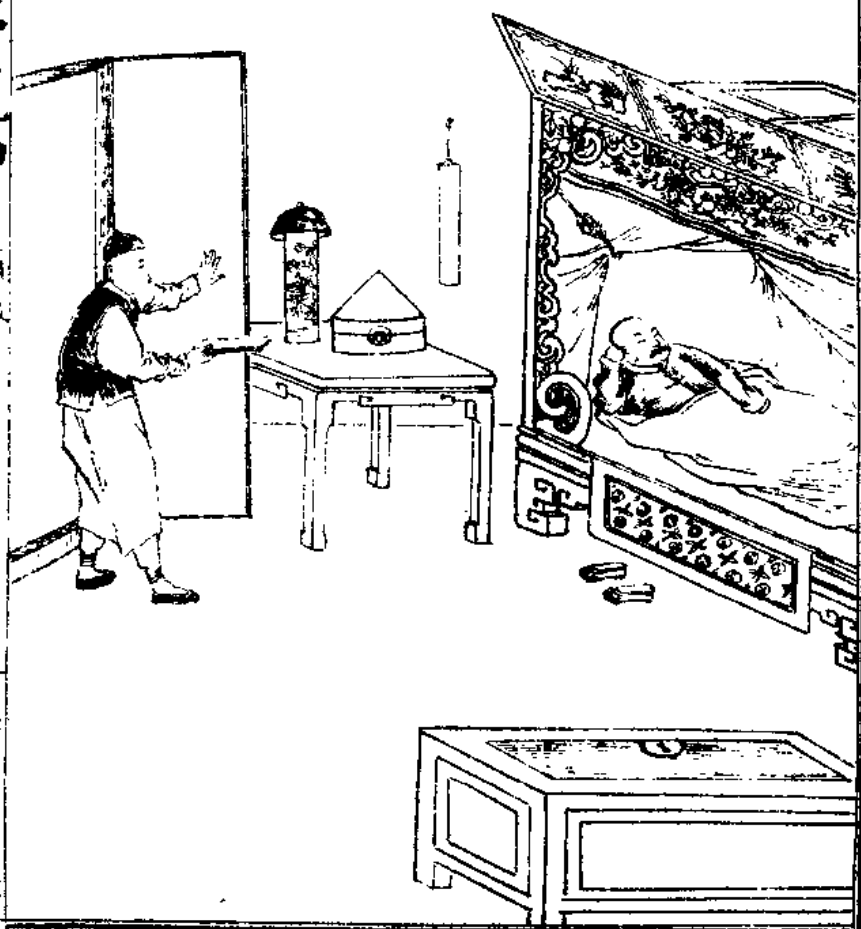
世界進化史第十九回終

電報 驚 怪 容

世界進化史

第十九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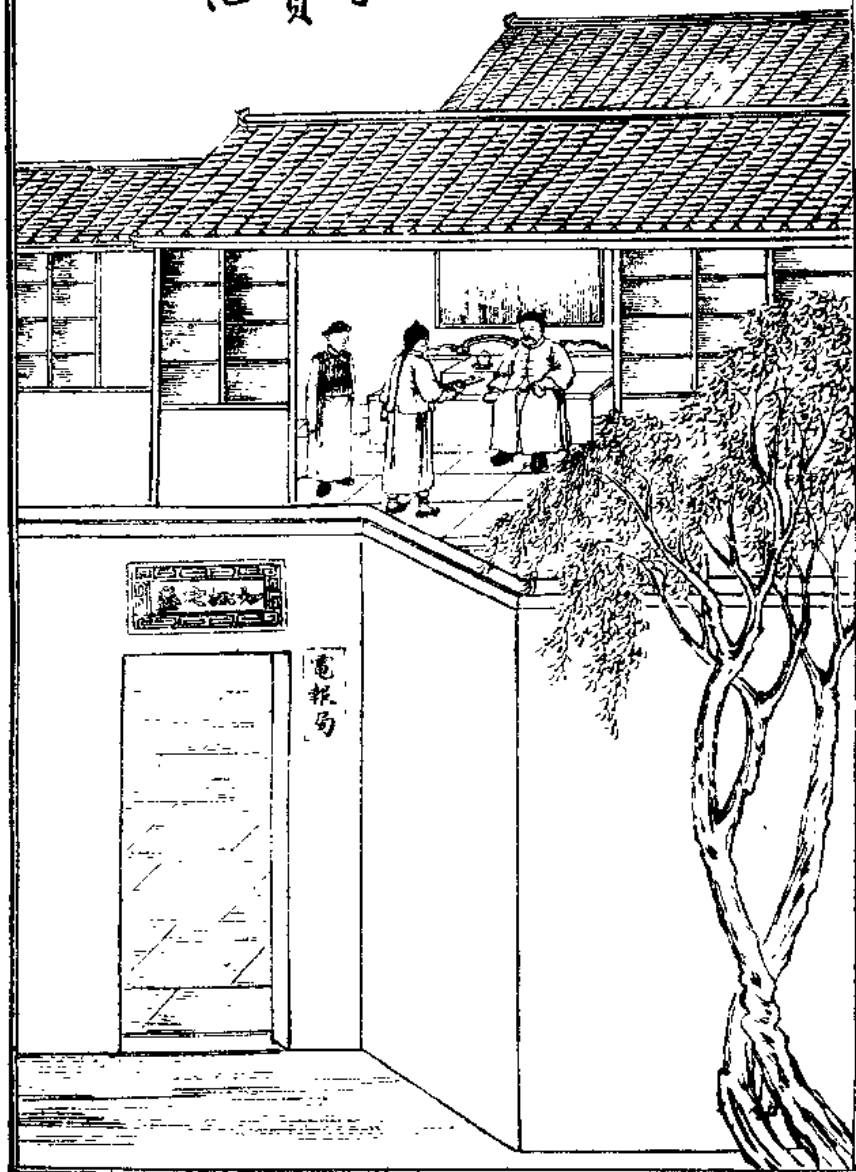
續像



第七十期

商務印書館印行

借銀子
甘負
熱心
人



第十八回

閱電報頓驚怯膽客

借銀子甘負熱心人

惺 菴

却說張象通要出韋百功的醜。將他許多劣迹。外國報。中國報。通通登上了。兩三日裏。却沒有什麼消息。隔了一禮拜光景。張象通約了一箇朋友。在那煙雨樓喫茶。因爲去得早了。朋友還不曾來。隨便揀張棹子。一箇人坐在那裏。有送報的過來。便拿了幾張報。逐一的看去。忽聽旁邊一張棹子上。兩人低低的講道。我們局子裏。新派了一箇姓韋的會辦。是在北洋打幹來的。也算什麼候補道。到了上海。便在堂子裏化了許多錢。名氣一壞。連報上都登了出來。弄得南京制臺曉得。一面派人密查。一面便打電給電政大臣。交代撤他差使。究竟有什麼壞處。諒他到得上海。細算不滿兩月。還是幾箇冤家。把他捏造許多憑據。第一件是賁緣鑽刺。乃是做官人不能免的。第二件是挾妓飲酒。乃是到上海來當當差使的。萬不能免去這一層。第三件是移挪公款。講那韋道臺初到上海。本來一錢沒有。外面偶然去應酬應酬。也是不能免的。便在帳房裏支了些轎馬費。總在情理中的事體。被他們做成這一大篇。鬧得名氣從此壞了。不知還要何

等樣的彌補。方好挽回得轉。張象通不及聽完。也不管約的什麼朋友。脚上便像抹了油似的。一口氣竟跑到伯瑞面前。便將煙雨樓聽見的說話。細細講了一遍。自然伯瑞聽着。也自十分喜歡。單說百功在那電報局裏。消息自然靈通的了。一天的早上。百功還未起身。忽然下人拿進一箇字條紙來。從頭至尾的看了一遍。便道罷了罷了。想起這些人收拾得我。果然利害。但是派來的一位何道臺。曾在京城裏會過幾面。總可順這交情。可惜他到了上海。竟沒有一箇錢鈔。可以拿去請他。況且官場裏的勢利。又是異乎尋常的。一時撒了差使。那裏還好移借。這一發急。在牀上半晌不語。弄得旁邊的下人。見主人如此情形。着實有些不懂。還恨自家年輕的時候。少讀了幾句書。現在條子上的幾箇字。還自認不清楚。又不好去套問主人。究竟爲了什麼事。做出這箇樣子。站了一刻工夫。見主人沒有話講。只得退出房來。那百功左思右想。總無一箇萬全之策。忽想起朋友裏面。却有一箇票號裏的經手。做事十分豪爽。每逢百功揮霍的時候。他便不辭勞怨。向着百功極力的阻擋。後來堂子裏人。怕百功軋了這箇朋友。生意上有一點關碍。又不好叫百功多化冤錢。所以說了壞話。要弄得兩箇人不對勁了。好在百功面前。施展這迷人的手段。恰巧百功又是嫖得昏頭昏腦。連那好人壞人。都分辨不

出的時候。相信了堂子裏的說話。便不顧朋友的交情。幾日間。兩箇人疏遠了許多。講到票號裏的經手。姓亢名錦。號喚潤甫。生長在山西的靈石縣地方。到上海做這生意。還不滿二十年。却說得一口的上海白。因他做事誠實。山西幫裏人。便非常的看重他。章百功初到上海。也從宴會場中。談過幾次。覺得潤甫雖是生意中人。却有幾分肝膽。潤甫看他。是箇候補道。一到上海。便有了電報差使。所以着實巴結了幾日。後來百功與他疏遠。潤甫以爲是百功的事忙。得了空閑功夫。一定還要親近的。偶然到百功走熟的幾家堂子。找箇娘姨問問。總說章大人局裏有事。好幾日沒有過來。那知這幾句說話。還是百功叮囑他講的。潤甫聽了。以爲百功局裏事忙。想要去探望探望。還怕打擾了功夫。便誤了他的公事。因此二十多天。兩箇人沒會一面。此時百功有了發急的事情。便想找這人來。或可弄些法子。忙在叫人鐘上。連捺了幾捺。房外的下人。聽得裏面呼喚。自然兩步併做一步的。走進房裏。此時百功的身子。斜靠在鐵牀的欄干上。看見下人來了。便說。你到後馬路。亢老爺的票號裏。說我身子不好。因有一事相商。請他到局裏便飯。下人不知什麼一回事。只因主命難違。隨喚一部人力車。推到後馬路來。到得票號門首。付過車錢。走進客堂裏面。看見亢潤甫正在喫一碗點心。便自垂着雙